

绘图施公案

一
函
九
册
函

話說金大力與王殿臣郭起鳳在蛇蠍廟裏了一日拳棒並無動靜次日又來仍然如是一連三日總未見有強人的跡踪三人私相計議道我等已來了三日並沒見有什麼水龍窩的強人王殿臣道明日四月初一日了正是蛇蠍神誕那廟裡的人一定要比這兩日更多那水龍窩的強人也許前去說不得明日再去一踹訪訪消息但不知褚老英雄及米家兄弟曾來此沒有我們到要往鎮上探聽於是三人即到街上各客店內尋訪纔走了兩條街已見李昆走來金大力瞥眼看見趕着上前喚住李昆問明住處並問褚標曾否到來李昆回道全個兒來了只待行事金大力又將這三日情形告知李昆彼此立談了一刻即同往褚標寓內又說明原委褚標道且過了明日再作計議大家散去各回客店不提到了次日金大力三人自不必說仍往蛇蠍廟裏去褚標一早起來即令張桂蘭改扮大家改扮齊全裏條一色鄉民打扮各藏了兵刃暗器一起出了店門張桂蘭前引褚標手挽賀人傑跟隨在後直望蛇蠍廟而來進得廟門果見熱鬧非常游人叢雜他們三人先在廟內各處看了一回然後通向人多處走去瞥見金大力等仍在那裡耍槍弄棍說個不了看的人也圍圍的圍了一個大團褚標等也在那裡站了一會復入廟內各處去游玩剛走到正殿東角門外正欲進門只見角門裡迎面走出兩個大漢褚標瞥眼一看那兩個大漢一穿大紅綉花直裰一穿元色酒花直一頭戴魏冠脚登薄底快靴狀貌猙獰形容凶惡知不是正路便暗暗與張桂蘭遞了消息張桂蘭會意故意挽着賀人傑向那兩個大漢迎上前去你道只兩個大漢是誰呢就是米龍豆虎他因搶去吳老兒的女兒獻與費德功為妻不料吳家女子因驚成病費德功不能到手後來嘆囉又搶了一個娼妓貞娘這貞娘不從被費德功打死因此費德功頗為不樂米龍豆虎又在費德功前獻了奮勇說蛇蠍廟四月初一是蛇蠍神聖誕只日遊人必多內中必有美貌婦女再搶一個回來作壽禮罷因此又到蛇蠍廟來却好米龍豆虎纔從東殿上出來見迎來了面一個絕色女子手挽着三四歲的孩子生得頗為美貌米龍豆虎一見心中大喜齊聲喊道好個美貌婦人呀說着就向張桂蘭攔住去路問道你這婦人姓甚名誰家住那裡只孩子是你的什麼人張桂蘭羞聲說道你只兩個好不奇怪與你一面未識要你問問姓名則甚快快讓開讓咱走路褚標亦趕着上前說道你只兩人好不懂事人家婦女姓名與你只兩人何干各人走各人的路為什麼要攔住人家婦女米龍亦大醉喝道咱爺爺愛他生得美貌問他一聲姓名還是把體面與他的要你這老兒管什麼閒事褚標亦喝道你只兩個姓什麼喚做什麼名字家住何處你說咱多管閒事你可知道只婦人是咱的女兒只孩子是咱的外孫你怎麼胆大敢來調戲難道不知王法麼米龍豆虎大笑道老兒你站穩了罷若問咱的姓名住處咱叫米龍咱喚豆虎同在水龍窩居住但知美貌婦人見了他生歡喜心把他帶回家中或是留作自己受用或送與咱兄長快活不知道什麼叫做王法褚標罵道照你只兩個賊因攔的行凶霸道難道還把咱女兒搶去不曾米龍道便搶你的女兒你又怎樣奈何不由分說就一起上前來搶張桂蘭也不退讓一面將賀人傑拉定一面罵道青天白日皇城脚下胆敢搶婦女你只狗強盜不是要造反麼看你只一副殺形免不得要被千刀萬剮褚標也在旁邊大罵起來只米龍豆虎

被他們罵得性起，大喝一聲，蜂擁上前，將張桂蘭搶抱起來，飛也似向大門外跑去。賀人傑半挽着張桂蘭，假哭着，跟往前去。褚標即在後面一路罵一路追趕。此時金大力等三人知道強寇中了奸計，也將棍棒收起，遠遠的追蹤而來。那廟內頑耍的都跑空了，也沒有。一個敢向前來攔阻。米龍豆虎抱着張桂蘭，拉着賀人傑一路向水龍窩而去。走了有五六里路，也覺得有些困倦，便將張桂蘭放在地下。他兩個人歇息歇息，賀人傑便向米龍豆虎問道：「你只兩個人將咱娘搶到那裡去？還是要咱娘做祖奶奶？還是要咱娘做你們的老娘？米龍豆虎發怒道：『好大胆的小子，胆敢出口罵咱爺麼？』說着便要來打張桂蘭。道他是小子，你們就打了他？怎麼樣呢？為今之計，咱既被你們搶來，也得要問過明白。究竟去幹何事？米龍道：『將你獻與咱大王費德功做壓寨夫人。』張桂蘭道：『原來如此。既這麼說，你兩個可着一個駝咱，一個背着咱的小子，慢慢前去。倘把咱小子累壞了，那時見了大王，可是與你這兩個狗頭不干的？』又道：『咱爹現在那裡去了？』米龍道：『你那老兒想是追趕不上，他回家去了。』張桂蘭道：『你將咱爹尋來。』一道兒同去。正說話間，褚標已在後面追來，仍是罵聲不絕。米龍豆虎也不顧問，便將張桂蘭賀人傑各駝在背後，大踏步直望水龍窩而行。走了有兩個時辰，已到水龍窩，便一齊進入寨內。費德功一見，好不歡喜，便問道：『這小孩子，是那裏來的？倒生得真好。』豆虎道：『只小孩子，是只位美人的小子。』賀人傑在旁說道：『是你的祖宗費德功大笑。此時張桂蘭坐在一旁。費德功便向張桂蘭問道：『美人，你姓甚名誰？你到了此地，不要害羞。咱爺命最是多情的。張桂蘭道：『你不問咱的姓氏，你隨後自然知道。但有一件咱說到此，料想也逃不得脫了。可是有三件事，你如果答應，咱便從來，倘不答應，雖死不從。』費德功道：『美人莫說三件，就是三十件，咱爺命也是從的。美人你吩咐罷。』張桂蘭第一件日間不許你到裡面去，晚間房裡不許有一個僕婦了，環只許你我對飲。第二件咱只小子不能使他離咱左右，也要在裡面住宿。我一聲喊，他就要應聲而至。遠離了咱，不放心。第三件要多備好酒餚，便咱與你同飲，等到吃得高興，咱便與你幹事。咱的小子也不要餓了他。只三件，你若答應，我便從你。費德功笑道：『只有何難，都准了你的吩咐。』畢竟張桂蘭如何捉拿費德功，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老褚標暗約黃天霸

張桂蘭巧奪費德功

却說張桂蘭與費德功約三法章，費德功亦俱應允。張桂蘭就帶了賀人傑進入裡面。當時便有許多僕婦前來伺候。張桂蘭要茶要水，呼喚個不住。忽然張桂蘭想起一件事來，即向僕婦說道：『你去與大王說，知說咱只小爺要往各處去耍頑。一會叫大王兩個要當人帶領着，小爺同去各處頑耍。』賀人傑聽見只話，早已明白，是叫他擇路當即同了僕婦，仍到大寨裡來。僕婦與費德功說明，費德功便叫人同賀人傑往各處頑耍。再說褚標追至水龍窩，說明寨門，便不進去，向水龍窩左右前後看了一會，又在左右探明了暗路，正待回去，送信只見金大力已到褚標，即將水寨一帶路徑告訴大力，便叫大力立刻回招賢鎮去。約天霸准於今夜三更一齊動手，務要初更時分起到，不可有誤。金大力聽罷，隨即轉身回去。走有三五里路，却好王殿臣已來。金大力就把褚標的話轉告王殿臣。叫他前去。金大力仍轉身回來，與褚標會合一處。王殿臣又將只話告知郭起鳳、王殿臣又轉身回來，即與褚標約有未申初的時刻。黃天霸等人已得了信，當即即奔水龍窩來。是著褚標細問了一遍褚標，即向何路通說道：『何賢德可住水龍窩北首三里，那條汊港內埋伏以防賊人。』

由此逃往徐州。又向李七婆道：李賢姪，可往東首五里那條支河內埋伏，以防賊人。由此逃往清江，待至明日天明，不見賊人，到來你們二位即到水寨相會。二人答應，暗暗前去。梢標又向關小西王殿臣道：你二位於三更時分，可由水寨西首直殺進去。李公然與郭起鳳二位又於三更時分，從水寨南首直殺進去。老夫與天霸全大力亦與三更時分，從大寨正門殺入，務要絕盡根株，併力尋捉。大家答應，分別埋伏去了。暫且不表。再說賈人傑在寨內各處巡視，要了一會，已將徑路認好，仍到寨內去尋張桂蘭。說明原委，此時已將日落。張桂蘭又叫僕婦帶賈人傑去外面吃飯。僕婦答應，將賈人傑帶了出去。與費德功、米龍、豆虎一起飲酒晚飯。張桂蘭又叫僕婦到廚房內，將那好菜饅頭等物先擎些來吃。僕婦答應，去拿了一會子，端了進來。張桂蘭獨自一人，檢那投口的痛吃了一飽。餘下來的，便賞與僕婦去。又要了些茶水進來。諸事已畢，僕婦又拿進燈來。張桂蘭就燈下先將兵刃暗器預備在手內，又將房內出路認明。然後就靠在鋪上歇息，歇息養些精神。不一會子，賈人傑吃飯畢，先走了進來。悄悄的說了些話。張桂蘭又命僕婦前來問道：小爺的床鋪當預備好了不曾？究竟睡在那裏？僕婦答道：床鋪已經端正齊備，就在這房外廂屋裏面。張桂蘭道：離咱只房有多遠？僕婦道：連連着只間正屋。張桂蘭便叫人傑去歇息。僕婦隨即拿了燈，領人傑去廂屋安息。人傑進了廂屋，關上房門，便將外面長衣脫下，又將朴刀取出，掣在手中，吹滅了燈光，靠在鋪中，靜候着。等動手廝殺，不說張桂蘭賈人傑預備停妥，等到三更時分，挺拿費德功，再說費德功在外面與米龍、豆虎三人歡呼暢飲，將盡初更時分。費德功向米龍、豆虎說道：二位賢弟，再多飲幾杯，愚兄可要告辭了。米龍、豆虎道：今日兄長洞房花燭，本不敢有悞佳期。在第等看來，時候還早。弟等每人再飲三杯。然後送兄長進入洞房，與新美人成就好事。費德功道：愚兄今日得有美人消受，皆二弟賈位之功力，哈哈大笑。於是又飲了幾杯，站起身來告退，進去。米龍、豆虎又飲了一會，俱各有些醉意，方纔撤去酒，舖費德功到了後面。當有僕婦傳報進去，向張桂蘭說道：大王進來了，請娘子出去迎接。張桂蘭靠在鋪上，也不答應。只見費德功已進了房。張桂蘭竊立起身來，呼喚僕婦道：爾等速將大王預備好酒，等些進來，使咱與大王暢飲。僕婦答應，立刻擎進兩隻杯，使兩大壺。元泡高舉八碟小菜，房內却點得燈燭輝煌。張桂蘭便叫費德功坐下。費德功此時已然魂不附體，在燭下看着張桂蘭，愈看愈美，開口說道：娘子今晚蒙你不棄，得逐魚水之歡，咱的酒已飲得不少了。再陪娘子少飲兩杯。咱與娘子就睡了罷。張桂蘭道：大王說那裡話來？今日既是佳期，那有不痛飲之理？不但咱陪大王痛飲，還要使他們僕婦暢飲一回。說着，就教僕婦眾人出去飲酒。費德功也教僕婦退出。你們儘管飲酒。僕婦謝了，出去。張桂蘭便拿起杯來，連斟三大杯，送與費德功。大王請飲此三杯，以助豪興。費德功見桂蘭如此殷勤，笑道：真真難得娘子如此情愛。咱就立飲了。接過杯來，一飲而盡。當即也斟了三杯，親手送與桂蘭。娘子也要立飲三杯。桂蘭道：大王既已不行，咱就將這三杯酒都飲了。咱再敬大王三杯。費德功道：好。見張桂蘭便將三杯酒各呷了一口，仍送了過來。費德功道：怎麼娘子並未飲着，倒又送了過來？張桂蘭道：方纔咱原說三杯酒都飲了，再敬大王。今已三杯飲過，雖未飲盡，也算都飲過了。大王不飲此酒，想是嫌咱吃刺的。說咱不恭，咱就再換三杯。請大王立飲。若大王不嫌殘酒，大王便將這三杯飲下。咱與大王行一套合歡令，誰輸誰飲，將令行完，便去睡覺。費德功見桂蘭說出這些甘言蜜語，心花已是大開，不由得不將那三杯飲盡。張桂蘭見他飲下，即刻行起令來。于是左一杯，右一

杯把個費德功已灌到有八分醉意。張桂蘭聽了，聽他更鼓已轉三更。費德功遂站起身來，走到張桂蘭跟前，笑嘻嘻的說：「娘子時候不早了，咱與你上床睡罷。」張桂蘭一聽此言，不由的杏眼圓睜，柳眉倒豎，大聲喝道：「狗強盜！你認得奶奶麼？」啞咽是堂堂總漕施大人轅下副將先鋒官黃天霸的夫人張桂蘭是也。說着，雙臂將費德功望後一推，大衫拔出單刀，認定費德功砍來，隨即費德功一個轉身，腳踏實地，順手提起一張椅子來，擋住張桂蘭一刀砍去。被那椅子擋住，趕着取出袖箭，手只一揚，一枝袖箭認定費德功面上打去，一面喊道：「人傑何在？」一言未畢，只見撲一聲，從窗外跳出一人，畢竟費德功如何就擒，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水龍擒眾寇遭擒

招賢鎮強徒示眾

却說賀人傑從窗外跳進，執定單刀，對准費德功砍到，只聽費德功呀的一聲，將一張椅子拋在一旁，一偏身栽倒在地。原來費德功頭上中了張桂蘭一枝袖箭，兩眼一花，跌了下去。此時賀人傑的刀已到，見費德功已經跌倒，便舉起一刀，望費德功背上砍來。只聽呀的一聲，費德功的石劈已經砍下，外面的僕婦人眾從睡夢中驚醒，聞得房內兵兵起來，眾來觀看，但見房門大開，新來的婦人與那小孩子拿着刀亂舞，再看費德功已被砍倒，那些僕婦遂一溜烟喊了出來：「你們外面的人進來，拿奸細呀！」大人被人砍死了，張桂蘭忽聽僕婦喊了出來，趕着一個箭步，跳出房門，手執單刀，也追跡而去。趕得切近，手起一刀，將末後一個婦人砍倒在地。賀人傑正要從房內出來，幫着張桂蘭殺，忽然一想，恐怕費德功還不曾死，復轉身進內，又將刀在費德功脚上砍了兩刀，給他砍下一隻，只纔出來，走到院落，聽人聲外面騰沸，趕着與張桂蘭跑了出去，只見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米龍、五虎、張桂蘭也執定單刀，直向米龍、賀人傑一進來，賀人傑一見大怒，不由大喊一聲：「來得好！」讓小爺殺個淨絕，說着舉起刀來，直奔五虎。張桂蘭也執定單刀，直向米龍、賀人傑一刀砍去。五虎即將左手鎗隔開，隨將右手鎗望賀人傑頭頂落下。賀人傑說聲來得好，將刀望上一隔，嚙一聲，將鎗架在一旁，正要還刀。五虎的左手鎗又向人傑的面門落下。人傑將刀架住，趁勢一個箭步，刀這一抽，跳出圈外，便心生一計，復向五虎虛砍一刀，便向寬闊路跑去。五虎那裡肯捨，緊緊追來。賀人傑覷得切近，掏出金錢標來，向五虎打去。五虎看得真切，見人傑右手一揚，知有暗器，趕着閃開，讓過金錢標，復又趕去。那邊張桂蘭敵住米龍，一刀一鎗，正殺個對手。彼此不能取勝，兩邊正殺得難解難離，忽聽一片聲喧從外面殺進，兩個人來，張桂蘭仔細一看，正是黃天霸、褚標，兩把鋼刀如砍瓜切菜的一般，蜂擁而進。黃天霸一見桂蘭，便問道：「人傑在那裡？」桂蘭回道：「向西而去了。」天霸刀起處，分開眾嘍囉，直向西首尋去。褚標見天霸去尋人傑，便舞動板刀來助桂蘭，走到切近，見是米龍，便大吼一聲，說道：「好小子，認得褚老爺麼？」話猶未定，一把刀已望米龍左肩砍到，米龍便不打話，撇門張桂蘭，便向褚標接住。二人交起手來，力來鋼住。門到有二十個回合，米龍看看抵敵不住，急思走脫，忽見一物從面門上打來，說聲不好，急待欲讓，那裡讓得過去，嘆的一聲，正中額角。米龍是中暗器，鋼法一亂，褚標趕上一刀，正中米龍肩膊。米龍支持不住，哎呀一聲，栽倒下來。看官你道米龍方纔中了什麼暗器？原來米龍從外面殺進來的時候，他便竄上房屋，趕到後面，見褚標與米龍在那裡廝殺，恐怕褚標年老，敵不過米龍，便發了一個彈子，將米龍額上打了一下。此時李昆見米龍已經栽倒，他也跳下房來，幫着褚標，將米龍四馬攔路，捆了個結實，即叫張桂蘭在那

裡看守他便又與褚標去尋人傑再說質人傑正與早虎對敵看着已不能取勝忽見天霸趕來人傑一見神勇陡漲萬聲喊道叔父來得好嬌娘已將那王八羔子費德功砍倒在房內了。快來擒只個雜種天霸聞言也大聲喊道姪兒且撒了他你去歇一會兒罷這個雜種交與叔父便了說着便大喝道你只雜種可認得老爺黃天霸麼話聲未完一路刀直向豆虎滾了進去質人傑撒下了豆虎站在一旁略為歇息豆虎聞得黃天霸三字已是驚魂不定又一聲未完刀已滾進忙將雙鎗接住大殺起來一往一來豆虎曉得不是對手便向天霸高門上虛落一鎗天霸待來擋攔豆虎的鎗已收回去了。發轉身軀飛奔而逃却好關泰從外面殺來豆虎冷不隄防見對面又有個殺到正待要斜刺裏逃走關泰早已看見便將撲刀迎上連肩帶背一倏刀砍了下來豆虎萬讓不及只聽咕咚一聲栽倒在地天霸又復趕到復一刀結果了性命此時李昆褚標俱已到來大家聚集一處又喊了人傑一齊到了後面尋着張桂蘭再去看那費德功已然死倒地下褚標道只寨內頭腦不知道就是這三個還有別人不曾黃天霸道待咱尋個嘍囉來問問他底細說着便尋了個嘍囉問道你這裡面共有幾個強人快快從實招來若有半字虛言老爺就是一刀送你的性命說着將刀晃了一晃那嘍囉嚇得胆跳心驚哀哀跪求道小人該死求老爺寬各狗命小人不識撒謊這裡只有三人費德功為首還有米龍豆虎今皆被老爺們捉住了此外皆是被他們擄來的男女共有三四百人現在已死了三股之一了黃天霸問明便叫他引路各處去尋收婦女嘍囉不敢怠慢便引着天霸前去走到西首屋子門口見金大力從裡面帶了一個婦人一個女子出來黃天霸問道只兩個是誰金大力指着女子道這便是吳老兒的閨女這是服侍吳家女子的咱本來要將這婦人殺死後來這女子說他是好人咱便饒他來天霸道怎麼是好人難道也是良家婦女麼吳家女子趕着上前將後前原委說了一遍黃天霸只纔明白隨將這婦女兩個帶去交與張桂蘭又去各處查點銀錢物件並嘍囉的人數銀錢等物依然放在那裏惟有嘍囉除已死不計其餘早已逃走個乾淨天霸查點清楚此時天已大明何路通李七侯兩人在支河汊內埋伏等到天亮未見有人也就到了大寨於是各人收拾清楚將三個強盜割了首級並埋好屍屍然後在附近催了兩三輛車將寨內所有銀錢物件裝上車輛張桂蘭與那婦人女子也坐了車子一起出了水寨天霸等人又將寨內各處房屋放火燒了只纔奔回淮安在施公前稟了一切施公當令將銀錢各物寄庫費德功三人首級發往招討鎮示眾吳家女子着令傳到吳用自行領回水龍當帶來的婦人釋放回家安分度日這日將費德功等三人的首級懸竿示眾那招賢鎮的人毋不歡聲搖動深感施公為民除害的恩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韓侯廟英雄救弱女

花神祠太歲活遭殃

話說施公發落了費德功擒掠女子一案真是人人感德個個叩恩歡聲雷動日來月往早又過了中秋眾英雄雖平日在漕督衙門毋非是飲酒談天論槍論棒到也頗不寂寞只日褚標聞得韓侯廟甚為幽雅欲去閒遊一遭瞻仰瞻仰廟貌賞看些古蹟便與黃天霸說知還想約天霸同去天霸道小姪不陪老叔一人去罷褚標也不勉強即刻換了衣服又帶了一二兩碎銀子使用出了衙門直望韓侯廟而去不一會走出東門又走了一二里地早看見廟宇巍巍松篁掩映好一個所在褚標進了韓侯廟游人亦復不少便去各處頑耍果

然幽雅異常忽聞一陣桂花香遂信步尋去轉了兩個灣穿了一條曲徑但見一帶紅欄上面排着三間大房屋簷口橫列一方匾額寫着花神祠三字走進祠內一看原來是供奉着十二月花神祠後一帶迴廊一所大院落中間種着數十株桂花是正花蕊盛開如入香國瞥見桂花園左側有一六角門內有塊空地甚是寬闊搭着極大蘆棚內中擺設着許多兵器架那一邊有坐客棚裡面坐着許多人內中有一少年約有三旬左右橫眉豎目傍若無人褚標看見覺得那少年斷非善類遂至外面暗暗打聽方知此人姓花名振芳綽號粉面太歲他老子花塗在淮安府當着班頭他遂藉着老子勢頭極其霸道母惡不作又請了个教師養了母數打手自己學了兩套拳棒他因花神祠桂花盛開他便搭了座蘆棚比試棍棒一連幾日並無人來與他比試褚標打聽清楚忽見外面多少窮凶極惡的人架着一個哭哭啼啼的女子進入蘆棚裡面去了褚標甚是納悶不知是何緣故忽又聽從外面進來一個婆子嚷道你們只影強盜青天白日就敢搶劫良家女子是何道理你們若將他好好還我便罷若不放我只老命就合你們拚了眾惡奴一面攔擋一面吆喝又見從棚內出來兩個惡奴說道老爺說了只女子是本府中了頭私行逃走總未尋着并且拐了好些東西今日既然見了把他拿抵還要追問他拐的東西呢你只老婆子快點走罷你若不依我們老爺就要送你到縣裡去辦你個拐帶了罪名那婆子聞說只急得嚔嚔痛哭又被眾惡奴往外而拖拽婆子抵死不走褚標看見只樣光景實在按納不住遂上前攔住說道你們有話好說這是什麼意思呢那惡奴眾聽說便把褚標看了一眼說道朋友只個事別要你管我勸你有事做事母事趁早兒請別討沒趣褚標聽說不由的氣往上撞遂冷笑了一聲道天下人管天下事那有管不得道理你們既不同我說咱亦不同你們講咱會去問那媽媽眾惡奴聽了道夥計你們聽見嗎只個光景是管定我們的事了忽聽婆子道你老的快救婆子性命吓那些眾惡奴見婆子說了只話當即就要去打褚標便走上前把手一隔那些惡奴即倒退了好幾步站立不住褚標又向那婆子道媽媽不必害怕只管慢慢講來那婆子哭着道我姓姜只女兒是我的鄰居柳家的因他媽有病在這韓侯廟曾許下應他媽病雖好了還不能出來因請我同他女兒到此還愿不意遇着只一起惡人將柳家女子搶去婆子怎樣回去呢求你老總要搭救搭救說罷痛哭只見褚標怒目圓睜大聲喝道只不是反了嗎媽不要哭咱給你尋來交回與你便了說着就同只婆子大踏步向後面尋去轉過蘆棚直奔後面正那堆要嚴廳只見那蘆棚內的少年率領着一隊惡奴虎假虎威蜂擁出來那些惡奴望着褚標指手畫腳道就是只個老兒粉太歲一看不由的罵聲喝道這老兒好生毋禮誰叫尔多管閑事褚標道非是咱要管閑事但是這事可不能不管你如放明白些將那女子早送出來咱就不管只閑事若不送出來只件事咱是管定了粉太歲登時把眼一翻大聲喝道好狗才誰許你管只事那女子便是咱大爺搶的你只狗才又其奈何我褚標道花花世界朗朗乾坤難道沒有王法敢在府城脚下搶劫良家女子麼你既搶去咱偏要你送還粉太歲不禁大怒說一聲看打飛起來就是一腳褚標此時還按納住了氣見粉太歲一脚踢倒他便從旁邊立住口中仍然說道你可放明白些不要只樣動手動脚難道搶了人家女兒不送還人家女兒嗎褚標尚未說完粉太歲第二腳又到褚標又復讓過還自說道你可放明白些不要只樣動手動脚兩脚你趕快兒將女子送出萬事皆休你若再只樣倚勢欺人你不可不要討沒趣粉太歲那裏明白第三腳又踢了過來褚標此時真接納不住不由的大罵一聲道好雜種試試你祖命的手段罷一面罵一面看着脚臨切近順手就在粉太歲脛骨上只一捻說聲去罷話

猶未完只見粉大威呀的一聲站立不住望下栽倒豬標哈哈大笑道只樣不中用的東西也要動手動脚那些惡奴見粉大威被老兒打倒使一聲嚷道你只老兒竟敢動手打倒咱家大爺遂一擁齊上以為好漢打不過人多誰知豬標等他們來得切近將手望左右一分一個個皆東倒西歪再也不敢前去豬標又欲望後面找尋那女子忽聽那邊喊了一聲閃開咱來也手執木棍搗過頭頂照豬標當頭打木棍標見來勢凶猛趕將身子望旁邊一閃不想粉大威劍劍站起却好太歲的頭不偏不倚就受了此棍直打得腦漿迸裂眾惡奴齊聲嚷道了不得了老頭兒打死人了快拿吓豬標道不要拿咱自不走你們可將本坊地保喊來咱有話講即刻地保來到見閣下人命案來編問你老是誰現在那裏豬標向地保指着拳不脫的問道只人是誰你可知道他的名姓地保道他姓施名傑豬標道只兒的姓甚名誰地保道他是府裏班頭花淫太爺的兒子花大爺你只老兒打死人還嚕嚕什麼快跟我到只縣裏去豬標道慢着咱還有話講這施傑也要同去那施傑大聲道咱不是好惹的誰配與你同去畢竟事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柳溪村李公訪案

陶家廟賈人傑贈金

却在施傑大聲喝道咱施傑不是好惹的誰敢拿我同去豬標也不與他較量趕一步上前順手一掠將他木棍抓住往懷裏一帶又向他一推說道你打死人不同去偏看你好惹不好惹一句話未完施傑已咕嚕滾在一邊豬標即刻到他按住因對地保說道只個人交把你了後面還有個姓姜的婦人一個姓柳的女子一起帶着與咱同到總漕衙門裡去聽審地保聽說到總漕衙門那敢疏忽隨將施傑帶住又將那婦人一女子叫來一行人隨着豬標直奔漕督衙門而去一會子已到只見豬標進入衙門那衙門的差役人等一個個立起身來垂着手兩旁伺候豬標笑望眾人說道我今日在韓侯廟等住一個惡霸霸現在已經帶來諸位可到頭門外招呼地保叫他小心些可不要被那惡霸跪了咱進去回明大人光景就要審的那些差役各應即刻傳呼出來再說豬標進去將前後的詳細細畫了一遍這才傳提施傑到案訪衙役趕往淮安府立提班頭花淫施公升了堂先傳地保問了兩句又將姜婆子柳家女子帶上堂來前後問了一遍施公即刻傳諭升堂又飭跪在下面施公問道你就叫施傑花振芳為何幫助惡虎花振芳先係誰人打死快講施傑道知抵賴不去口得從實招出施公即刻令花振芳身死以施傑抵該柳氏女子仍着姜氏送回家判畢正欲退堂只見稟報上來花淫提到施公便叫帶上來花淫跪在下面施公問道你叫花淫賤本堂問你兩既身為差役亦可知道縱子為惡搶劫良家女子欺眾行兇只應擬是何罪案爾子花振芳強梁霸道聚眾行凶搶劫良家女子你可知道麼花淫此時早知道兒子被施傑打死趕着又磕了個頭回道小的罪該萬死但是兒子花振芳所為固是兒子不肖小的失於管束也多因施傑只廝謀害今兒子已死的實無惡言求大人開恩施公道姑念你兒子已死不再加罪於你爾可自行備棺殮殮施傑本堂已給你兒子償抵了爾自此以後可要小心辦公休再縱子為惡下去花淫磕了頭爬了下去施公退堂眾人各散一宿無話次日早間施公起來梳洗已畢纔到書房忽有兩只斑鳩飛在施公面前左右飛鳴若有伸冤之狀施公知道有異便立住脚說道斑鳩斑鳩你若有甚冤枉就一起兒落將下來本堂好給你申冤若母甚事你可趕快飛去施公話纔說完那兩隻斑鳩已飛落在地望着施公飛鳴不止施公大奇隨即傳進

兩名差役道你二人跟着斑鳩前去毋論是何地方見有形迹可疑之人即拿來見我忽見斑鳩望着施公叫了兩聲一展翅向外飛去張才李男那敢怠慢只得走了出來望着斑鳩不分高下跟隨前去暫且不表再說施公見斑鳩飛去進入書房施安送上茶拿進點心施公用了早點只見門皂在書房外面喊道施大爺施安聽見出來門皂即呈上一張狀子施安接在手中吩咐道你等不要走開門皂答應施安將狀詞拿進書房送與施公閱看施公展開一看原來柳溪村三官廟道士王紫雲替他師父趙天清鳴冤施公看罷吩咐候查明提訊施安出來傳知門皂退出施公復將王紫雲狀詞細看一遍問道怎麼新任山陽縣就這麼打不成招這件事須得訪一訪明白纔好訊問隨傳黃天霸計全等人進內論話不一會諸人已到先給施公請了安各人告坐已畢計全問道大人有何吩咐施公使將斑鳩的事說了一遍纔說到王紫雲替師父鳴冤告的是新任山陽縣屈打成招一案本部堂想這件公案必得須往柳溪村細細先訪一回究竟三官廟道士平時是否安分訪問明白然後才好提訊計全道大人明見施公道撥飲煩李五弟辛苦一踏務要訪明根底以憑訊究李昆答應當即退出收拾預備望柳溪村而去此時賈人傑知道李昆出外私訪他便與天霸說道姪兒在此終日無事現在五叔出外私訪姪兒意欲同李叔五一齊向前去借可習練天霸道你同去原毋不可但要格外小心人傑道當遇叔父吩咐于是天霸便與李昆說明李昆亦欣然允諾二人收拾偕安冬藏了兵刃銀兩出了衙門望柳溪村而去賈人傑又與李昆說道在姪兒意見我們就在陶家廟住下於早間出去分頭採訪晚間仍回客店五叔意下如何李昆道正合吾意原來陶家廟離柳溪村只隔二三里路二人在陶家廟投了客店便去分頭採訪賈人傑就在集上揀了一座酒店吃些酒飯獨自坐在那里飲酒忽見有個老者形容枯槁衣衫襤褸進得店來向旁邊桌上那老者鬚行幾步雙膝跪倒流淚不止口中苦苦哀求那老者仰面搖頭只是不允賈人傑看見好生不忍便走過來問老者道你為何向他如此有何事體可對我說那老者將賈人傑一看見是公子打扮料非常人口稱公子有所不知因小老兒前年欠了只位陶員外五兩銀子未還員外要將小女抵償故此哀求員外只是不允賈人傑道怎麼五兩銀子就要以女兒抵償我可不解那座上的老者說道原我五兩兩三年未給利息就是三十兩共欠三十五兩賈人傑聽說本就要將他捉住代那老者雪恨復一想咱們出來私訪第一因此沒漏反為不美何不如此如此呢想罷便冷笑道原來三年利息就是三十兩只利息太重了又道當初有借約沒有老者道有借約人傑道既有借約只銀子咱給他還了你可在少待咱便去取銀說着轉身出店一口氣跑回客店取了三十五兩子復到酒店向老者要出借約當着大眾銀約兩交老者收了銀子說聲不該出店而去賈人傑又向那老者道以後此等利息不可再借了那老者磕頭謝道再不敢了人傑又向老者問明陶老兒居址那老者才出去原來只陶老兒就是陶家廟人他仗着兒子是個武生一味盤剝重利強霸一方人人側目賈人傑也便還了酒飯錢大踏步出門去了訪了一日毋甚消息晚間仍回客店見李五尚未回來因想起日間酒店之事尋到初更時分遂改扮行裝帶了兵刃由店後越而出直奔陶老兒庄上而去欲知賈人傑潛往陶家庄畢竟何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賈人傑有心盜員外

李公誠無意救公差

却說賈人傑改了行裝奔陶家莊而來但見他房屋高大樹木蔥蘢賈人傑看了一會便繞至莊後的後院牆上去使出飛簷走壁手段寬房踰脊來到待客廳廳上只見裡面燈光明亮有人說話躡足潛踪悄立窗下細聽正是陶老兒與他兒子在那裏說日間還銀子的事他兒子說道你老人家年紀已不小了要些銀子何用若說是留與兒子我們也可以尋得出來你老人家只顧貪著重利息外面却是怨聲載道你老人家的產業雖不多也亦不少現銀子也有幾百兩就把兒子們去開你老人家只一身也用不了何必再做那盤剝重利的勾當呢就使人家不敢與你老人家怎樣自己想想也有些損德況終久都要出亂子的只見陶老兒罵道你只小畜生以為那皮箱內有了二三百兩銀子并有些田產就算是個富翁了你只樣不長進東西老子幫着你賺錢贈家私你不說感激老子反說老子許多不是就使我得人家的重利也是他愿意來借的難道我勉強他來借的嗎說罷氣沖沖的拿了三十五兩銀子進入內室去了賈人傑也就追蹤而去到了後面見是三間內室陶老兒走入東首一間賈人傑便一伏身由屋上倒垂下來兩隻腳挂在簷口探身向房內去望但見陶老兒在房內開了皮箱將那三十五兩銀子收入又將箱蓋關好正欲下鏡賈人傑在簷下忽喊了一聲咱來也陶老兒一嚇趕出房外來看並不見個人影兒原來人傑喊了一聲即躲到夾街裡去陶老兒見無人影恐怕躲在那裡便往各處尋去剛走到夾街口賈人傑一見便拔出刀來跳出街口將刀向陶老兒一晃說道要嚷我就虛砍一刀陶老兒嚇得骨軟筋酥那裡嚷得出來人傑便上前將陶老兒按住口即在他身上割了一塊衣襟塞住陶老兒之口又將他細縛結縛在地下然後走出夾街來到房內將皮箱內所存的銀子共有三百餘兩一起取出藏在身邊只纔出去剛至廊下是對面來了個丫環手執燈光望裡走去賈人傑即躲在黑暗之中等那丫環走過後面一口氣吹息了燈光那丫環嚇了一跳急急的跑入裡面去了賈人傑就此也上了房檐越脊寬房仍回客店了

媒求到內室原是喊陶老兒去睡覺誰知道房內不見有人又見箱蓋大開不知何故正要跑到前面報信剛走到夾街口只聽裡面有呻吟之聲那丫環不敢看急急的跑至前面進告訴陶老兒的兒子道大爺老員外不知到那裏去了後進夾街門還聽見有人在那裏嘆氣大爺趕去望望罷罷不要有了強盜了陶老兒的兒子聽說趕着提了燈手拿木棍直奔後面夾街而來走進一看果然有個人睡在那街內仔細一看不是旁人正是他老子被人縛倒在地再看口內還塞着衣襟趕着將口內衣襟掏出解了綁扶起來陶老兒已是不能說話又停了一會纔伸了口氣說了一聲好惡賊便立起來扶住兒子回到房內去看皮箱見那三百多兩銀子連一毫都沒有了老頭兒只急得叫苦他兒子復安慰了一遍準備明日報官暫且不表再說張才李勇奉了施公之命去趕班鳩出得衙門一路趕去直趕到柳溪村那班鳩忽然不見了張才李勇道難道有什麼冤枉在此嗎二人跑得汗流浹背使席地坐下歇歇歇忽見兩個穿灰布衣的一個大漢一個後生從小路上會走大漢上前那後生在後趕不上一著急跌脚一交把脚上穿的靴子脫落一隻露出尖大的金蓮來那大漢看見回轉身來將他扶起又將靴子給他穿上張才此時早趕過來大聲喝問道你這漢子要將這婦人拐到那裡去一伸手就要拿人那大漢眼快反把張才的手腕攔住往懷裡一帶張才站不穩便爬下來李勇見張才被大漢拉倒趕着過來嚷道你這漢子奸拐婦女反將我們影計捧道你只斷有多大胆說罷就要動手只見那大漢劈面一推李勇冷不防防應手也栽倒在地仰面朝天罵不絕

口却不敢起來與大漢較量又聽大漢對後生說道你順著小路過了樹林就是莊上了。叫他們莊丁趕緊前來綁人後生答應忙順著小路而去不多時來了許多莊丁將張才李勇捆縛個結實帶回莊去。你道只莊主是誰原來姓樊名洪是山陽縣的武舉其人廣有田產極為霸道專與縣裡差役結交那大漢就是他家總管姓林名魁頗有些武藝樊洪極為相信毋論何事總與他商量他也借著樊洪的勢無惡不作莊丁養著幾十個個個皆是如狼似虎張才李勇到了莊上樊洪就叫林魁將只兩廝吊起來給我看看拷打林魁答應當即吩咐莊丁將張才李勇帶進東廬隨即用繩索背綁起來吊在二樓上喝令莊丁拿了皮鞭抽了張才又抽李勇莊丁一面打林魁一面問道你這兩個兒竟是個衙門裡的狗腿要我在爺面前索詐我寔告訴你那婦人是我拐來的你又怎樣張才李勇兩個便放出潑皮任他怎樣打法還是嘻嘻笑林魁沒法復走過來又將張才抽了幾下正待要走只見小童前來說道林大叔叔外叫你去吃飯呢林魁一面答應走出一面也叫莊丁去吃晚飯張李二人見他們走了李勇便悄悄說道張大哥方纔要不是你遞過話來我可寔在忍不住了張才道你等著罷等一會兒他回來這頓打纔够你駁的呢李勇道只可怎麼好呢忽見有個人影兒一晃再一細看已經到了面前只見那人將大扇一晃張李二人定睛一看原來不是旁人却是李公然張才趕着喊道好了李老爺來了你老快救小的們纔好李昆道不要忙使從背後抽出刀來先將繩索割斷張李站立在地已覺痛快非常李昆又用刀將他二人背縛割開張李更加痛快于是李昆問道你們二人怎麼到這裡來的張李便將追趕班鳩途過大漢後生的話說了一遍因亦問道你老也為何到此呢李昆道咱是奉了大人的命因此間三官廟道士王紫霞前去給他師父辦完大人派我到此私訪因打聽這樊洪頗不安分所以暗地到此看他的動靜不料你們被他捉了現在你們二人雖是不能動彈待咱將你們送了出去你們可趕緊奔往陶家廟王家飯店請賀小翁趕速前來同咱捉拿樊洪林魁兩個不得有慢要緊要緊張李答應李昆隨將他二人用繩子從院牆上係了出去畢竟如何捉拿樊洪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安人好德婆子陳情

惡霸驚心英雄得意

話說李昆將張才李勇送了出去叫他趕往陶家廟去喊賀人傑前來幫助他使便轉身仍由屋上往各處探聽走到後面上房見屋內燈光明亮他却伏在簷前往下細聽只聽一個婆子說道安人你這一片好心每日燒香念佛只保小員外平安毋事罷安人道但憑如此只是再也說不轉來今日聽說又搶了一個女子來還鎖在那邊屋裡不知又是怎麼主意照樣不改怕我只老命還要送在兒子手裡呢我到也罷了死也死得了只可憐我那媳婦那樣好德若再帶累他豈不是冤枉婆子道可不是呢是今日搶來的女子却顧不得了另有一個在那裡了李昆聽說暗喜那女子尚未失身又聽那婆子說道你老人家可曉得另有的只一个只宗事可作得太狠了我們庄南不是有個錫匠月前有病小員外就時常到他家去後來錫匠病纔好小員外就叫王管林魁定一計叫馮氏告訴他男人說他病的時曾許下三官廟燒香只廟內有個後院子是一塊空地並埋着一口棺材牆脚倒塌了我們林魁就在那裡等他安人問說等他做什麼婆子道只就是他們定的計策那馮氏燒了香就要上後院子裡小鮮解下裙子來搭在坟塚上及至小鮮完了那裙子就不

見了馮氏也不尋我就回家去了到了半夜有人敲門喊道送裙子來的馮氏叫他男人出去那里曉得周二出去就被別人割了頭去只馮氏就告到縣裡說廟內昨日失去裙子夜間失主就被別人殺了縣官聽罷就疑惑是廟內和尚所為隨即派人前去查訪只三官廟却不是和尚是道士差人便帶着道士各處搜尋尋到後院收塚子旁邊見有浮土一堆剖開看時就是裙子包着周二的頭差人當時就把廟內道士趙希清拿去了用酷刑審問他却招認被縣官收在監內誰知道有個徒弟叫王紫雲變化回來聽見此事他要去總漕施大人那里告狀替他師父伸冤我們小員外聽見只個風聲恐怕施大人利害萬一露出馬脚來不大穩便因此又叫林魁拿了衣服叫馮氏改裝藏在我們家內就在東跨所聽說今晚成親你老人家想這是甚麼事平白的生出这等毒計來李昆在屋上聽得真切原來那個道士是真冤枉心中大喜復繞至東跨所輕輕落下只聽屋內說道總漕施大人斷事如神你若到那里三句話就問出你的破綻來那還了得如今只個法子誰想的到你在只裡只是萬年癩癩呢又聽婦人說道就只一件我今日來遇見兩個公差偏偏的又把靴子掉了露出腳來喜的好在拿住了千萬不要把那個兩人放走纔好樊洪道我已告訴林魁三更時把他們結果了就完了事列婦人道若得如此事情纔得乾淨李昆聽至此不由的氣往上撞暗道好一對惡毒的好夫妻婦却輕輕的進了簾櫳來至堂屋以內見那邊掛着軟帘走至跟前猛將軟帘一掀口中說道裏就是一刀却把刀晃了一晃滿屋裡都有刀光樊洪說聲不好便在壁上抽出一把寶劍迎了上來李昆暗道只斷光景也是個會手一面暗想一面已將刀砍了過去樊洪趕將寶劍來擋李昆復一想道只房內如何斷殺遂望着樊洪晃一刀退出房外樊洪趕出來李昆却在房內將暗器拿出樊洪才到房門口李昆看得切近對準樊洪拿劍的那隻手打來樊洪冷不防手腕上着了一彈呀的一聲手指一起寶劍脫落在地李昆趕着一個縱步跳到面前手起一刀當頭砍下樊洪用手一揚却迎着刀鋒一隻手迎及而斷跌倒在地李昆復上前用刀共在樊洪背上連搥了幾下樊洪已是不能開口李昆又在他身上割下一塊衣襟塞住口內此時樊洪却穿着短衣李昆順手將他的絲絛拿過把口卸在口內就把樊洪四馬蹄蹄捆了個結實再見那婦人已嚇倒在地順手提將過來却把拴帳勾的絲子割下將婦人也捆在一處又割下一付飄帶將婦人的口也塞住正要回身出來只聽一聲嚷却是林魁到東院持刀殺人不見張才李昆只得來裏樊洪李昆亦早迎至院中雙面就是一刀林魁說聲不好一轉身復將李昆的架刀開兩個人一來一往鬥了多時李昆看看難勝正要虛砍一刀走遠兩步預備拿暗器傷他忽見林魁呵呀一聲望後一退李昆便趕上趁勢一刀正中左膊林魁登時跌倒不意屋上又跳下一人李昆到嚇了一跳再細看却是賀人傑李昆只才明白是賀人傑在屋上掏出金錢標林魁看了一下一於是二人將林魁捆縛起來此時在丁都已來到一看那管主被人砍倒大家蜂擁上來預備上來動手李昆遂大聲喊道爾等不必動手咱奉施大人之命特來捉拿樊洪林魁兩廝現在樊洪林魁並那淫婦馮氏俱已捉住明日解往衙門歸結三官廟一案爾等自係良民與爾等毫無干涉還有昨日樊洪搶來的女子現在何處爾等快快放出咱老爺不累無辜之人眾在丁只繞明白不是強盜一個個都跪下來齊聲說道求老爺開恩李昆道爾等速將那女子放出萬事休來庄丁又磕了兩個頭繞爬起出去一會子帶了一個女子進來李昆問道你只女子因何被他搶進你姓什麼家住那裡那女子道小女子姓陳

父親叫陳德貴家住陶家廟昨日因往外婆家去不料走錯路走過他家莊前過着只裡一個少年人就喝叫莊丁將小女兒搶進園鎖在屋內不知是何道理我家父母晚不還得說龍痛哭不已李昆道你不要哭咱叫你父母領你回家便了女子才答應不哭李昆便叫莊丁去到陳家送信領人又叫莊丁進去將樊洪的母親請出來一會子安人出來李昆又細細說了一遍安慰了一番樊洪的母親道皆是老身管教不嚴他們自作自受只求老爺們在施大人跟前方便兩句就是了欲知後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施賢臣因公恭縣令

朱壯士挾義救書生

話說李公然提拿樊洪林魁待至天明却好陳德貴來領女兒回去陳家感恩戴德自不必說李公然便令莊丁催了兩輛車子將樊洪林魁馮氏三人綁在車上先到陶家廟王家飯店招呼李莫張才又還了房飯錢只纏押解三人一路進城鎖差進得衙門李昆將前後的話稟明一切施公先差人到山陽縣提趙希清到案然後立刻升堂將樊洪林魁馮氏等嚴加審訊三人毫無遁飾一一招了施公命他三人招了供收禁按律定罪此時趙希清已經提到又把王紫雲帶上堂來問他班媽一事二人發怔想了多時纔想起原來只兩個班媽是三官廟內白果樹上的因風雨吹落鴛鴦將翅摔傷多虧趙希清裝在籠內將養好了佳其飛騰自去不意竟會鳴冤施公聽了歎惜不已因將二人釋放回廟施公退堂賈人傑又將陶家廟贈金夜間盜銀的話說了一遍隨將所盜銀兩交存庫中施公點頭稱善及至陶老兒報案山陽縣詳報上來施公早已知道當傳到山陽縣嚴訊了一番說他判斷不明因循坐談勒令休致在本省候補人員內揀選精明幹練之員請補斯缺再說朱光祖自從在贛榆縣獻計捉拿了毛如虎他就回去一年有餘近因事已清楚思往淮安一走去看看家弟兄並給施公請安只日走至西壩時將日落忽然天下大雨猛見一座廟宇忙走着走到山門避雨只見有個小童手內提着雨具只叫相公在那裏喊了兩聲毋人答應便自往東去了又見庵內角門開處出來一個小尼低低答道你家相公在這裏呢朱光祖一見頗為納悶點起來便去追赶小童將小童赶上問道你喊那個小童道喊我家相公朱光祖道喊你家相公做甚事小童道我家相公叫我回家去拿雨具他說在山門口等我現在雨具拿來他不知那裏去了朱光祖道只庵內你家相公進去過麼小童道向來不曾去過朱光祖心知有異便對小童道你在我這裏等我待我去將你家相公找來小童答應仍到山門下等着朱光祖便從角門飛身上牆輕輕跳將下去在黑影中細細留神見有個道姑一手托定方盤裡高熱騰騰的素菜一手提定酒壺進了角門有一段粉油板牆中間有兩扇板門道姑將門一推輕輕進去朱光祖也挨進身窺見屋內點着燈光朱光祖悄悄立在窗外只聽屋內說道天已不早了相公多少用些酒飯少時也好安息又聽男子道甚的酒飯甚的安息到底你們是何居心將我拉進來又不放我出去成個甚麼道理又聽女尼道相公不要固執只也是天緣湊合難得今朝下雨上天還有雲雨之時難道相公倒忘了雲雨之意麼男子道我不懂麼什麼雨只知讀書人持躬如璧心正而後修身似只樣無耻之為斷斷不能苟且朱光祖在意外聽了只是暗笑又聽女尼道持躬也罷修身也罷且請吃了只杯酒見來意那男子又道你到月底要怎麼只聽當啷一聲酒杯打落在地那女尼頃怒道我好意敬你酒你為何不識抬舉你休要咬字齟齬告訴你今晚想出我這門萬萬不能而且給你個對証現在我們後面還有一個卧在床上那不是你的榜

樣麼？男子聽了，看道：如此說來，只不是你要害人了麼？女尼道：說不定，你要依我，我便殷勤動的，看待你，若是仍然固執，你不吃酒，我們就要請你吃刀了。男子又道：照你說，你是定要害人了，我却就要喊了。女尼道：我只地方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你便喊斷嗓子，也沒有人來過問。儘管喊罷。那男子果真喊道：院內的尼姑要害人了，救命！吓救人吓朱光祖，趁着喊聲，連忙將軟簾一掀，答道：咱來救你。話猶未完，已經進了屋內。女尼見有人跳進來，只一嚇，却非小可。朱光祖便向那男子問道：先生為何到此？尊姓大名？那人道：學生姓楊，名叫柳村，乃揚州人氏。只因探親來到，只里就在前街居住。可巧今日無事出來閒遊，不期天降大雨，因未帶雨具，便在這簷前暫躲。因此又叫小童回去取雨具來。小童走未移時，就承他開了角門，將我讓進屋內。當時我井不肯進來，我却存了個此非僧道，恐有許多不便之心。他們就再三拉我進來，關我在只屋內，甚麼雲情雨歡，說了許多混帳話。足下明見尼庵是清淨之所，如何說出此些話來？你道可着急不着急呢？朱光祖道：先生，你也太沒意思，他就請你進來，又只樣殷勤待你，未免太拘泥了。只見楊生怒道：足下如此說，便請足下隨遇而安罷了。朱光祖暗將燈臺只見那個女尼先見朱光祖進來，倒嚇了一跳。此時見朱光祖責備楊生，他便忘其所以，遂將一種菜情都付在光祖身上。兩個女尼一齊斟上兩杯酒，送到朱光祖面前，說道：多情的相公，請吃了。只兩杯美酒，朱光祖接來一飲而盡。又將兩尼的兩隻手拉了過來，撫摩玩弄。那邊楊生看見大聲說道：只還了得你，竟忘却男女授受不親，寔在豈有此理？楊生話猶未完，只見兩個女尼口吐悲聲，哀求說道：痛死我也。只聽得朱光祖一聲喝道：咱把你只兩個淫尼，毋端引誘人家子弟，殘害好人，該當何罪？爾等害了幾人性命，還有幾個淫尼，快快講來。二尼跪道：俺中就是我師兄弟兩個，還有一個道婆，一個徒弟，小尼等寔不曾害人性命，就是後高的將生，也是他自己不好，以致得了弱病。望乞老爺饒命。楊生此時見朱光祖如此舉動，方才知道是個正人。向朱光祖說道：足下幸稍存惻隱之心，饒他。只一次罷。朱光祖聽說，也自好笑。因向尼姑說道：本該送你性命，因念楊相公給你討饒，姑寬一次。爾可將後面將相公問明，他住處，速給他家中，送個信，叫他回去。若再遲緩，咱定不饒你等性命。兩尼道：小尼情愿給他送信，叫他回去。斷不敢再留了。老爺快些放手罷。朱光祖道：便依你了。說罷，手一鬆，兩個尼姑真如卸了轡子的一樣。朱光祖于是同着楊生一齊出去，畢竟兩尼曾否送出將生，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回

報水災賢臣查賑

勤河道父老攔輿

話說朱光祖在水雲庵救出楊生，次日又往簷內，走了一趟，問明那存養得病的將生，果然走了。朱光祖只才奔往淮安而來，到了總漕衙門，見着施公及眾家兄弟，安非彼此叙談些闊別。朱光祖又將在水雲庵救人的事，也略談了一遍。眾人母不暢快，閑話休叙。只日施公忽然接到徐州一帶各府州縣的緊急公文，內中皆是稟報黃河決口，汎熾成災，由德州以下各州縣被災甚廣。惟徐屬一帶尤甚，急急求賑。並呈請設法保護河隄。施公接看各處公文，心中頗為不樂。因道：黃河為災，何代沒有？這是中國的大害。既據各屬呈報，放賑設法保護河隄，以防冲塌。據此看來，本部豈不得不親自前往一踏，心中主意已定。一面札飭各府州縣，將被災處所逐戶查明，趕緊具報。一面具摺呈奏查賑。出巡井聲明漕督印信，暫委淮揚海道護理。在署各員知道此事。大家俱預為收拾，以備隨行。不一日，奉旨已准。即

着施公趕往災區查勘。委為賑濟務使黎民得所。勿住流離。施公接到聖旨。當即將信印交與淮揚海道護理。並留積標朱光祖在署保護。一面傳知本標各員。並一體隨行。前往此諭。一出早有山陽清河兩縣將夫馬船隻預備齊全。只日施公帶了本標各員。并及素悉河工情形各員。一齊出轅。來座大船沂流而上。施公坐在艙內。果見上流水勢甚湍。河道如此水勢。若不趕將運河堤岸加修堅固。必致剝塌。難保沿途。即即留心。並與熟悉河工各員細加商議。不一日。已至海州境。轄富有地方官出境迎接。施公傳上船來。面問了被災情形。幸海州所屬不過淹沒了些禾稻。尚毋坍塌房屋各事。施公又吩咐海州。如果有被災較重處所。准其核實具報。給賑。惟不准借端浮冒。海州各應退出。施公並不耽留。隨即開船望徐州進發。只日已到徐州境界。但見兩岸一片汪洋。房屋田畝沖浸之處。不可勝數。又遠遠的見那百姓皆在水浸之處。搭了窩鋪。借此棲身。加以兒啼女哭。悽慘情形。真是耳不忍聞。目不忍睹。此時徐州閭閻官員。俱已出來迎接。施公吩咐泊了船。各官上船。果見施公大略問了一遍。當即上岸。乘轎與各官進城。黃天霸等衆人也一齊隨着施公進城而去。施公進了行轅。各官恭見。已畢。施公便問徐州府道本部堂所托貴府將被災處所逐戶查明。想已查核清楚。計有多少戶口。所壞田畝房屋。共有若干。淹斃人民。共有多少。徐州府趕着回道。卑府自奉大人札飭。當即督同委員。逐段稽查。并轉飭所屬各縣遵照。今徐州一府經卑府業已查明。具造清冊。并當給各災戶牌票。求大人核對。後可即換戶給發。所有外屬有因路途較遠。尚未報到的。有已據報查明。未將清冊送府的。卑府連日已經加札各屬。飭令趕速造具清冊。以憑核實。給賑。俾被災之區。得以早日領賑。庶免飢寒交迫。相藉死亡。施公聽說。點首。復又說道。本部堂明日擬親往災區踏看一遍。貴府可與某同行。徐州府道卑府自當伺候。說畢。各官告退。徐州府回衙。後即將查明被災戶口清冊。飭人送來。施公檢閱一遍。心中暗道。只徐州府頗有幹辦。而且所造清冊。皆是井井有條。待本部堂明日親往查勘。後即可按戶給發。一夕無話。次日。施公即帶隨員。并徐州府印委各員。同至災區查看。一遍。果與所造清冊無異。施公大加嘆賞。並飭令傳知被災之家。定于明日在城內。常平倉給賑。各災戶發持牌票。前往領取。毋得觀望。自誤。當由各坊地保。傳知去了。施公回到行轅。徐州府退出一到衙內。分頭加派各司事。給三日。到次日一早。便有災民前來扶老携幼。絡繹不絕。兩處倉廩。所有各司事人等。一面驗牌。一面照牌給發。並無紊亂。亦不過於擁擠。當日知府也率同營縣往來巡察。亦毋滋事等情。放了一日。到了晚間。關了倉廩。司事人等。又將發出糧米數目。與災民人數。核對不錯。隨即登繕清冊。呈送到府。由府委員到倉盤查。再由委員出具盤查相符切結。三日一報。真是個有條不紊。仁澤旁敷。那些災民。亦復歡聲雷動。施公在徐州耽延了三日。見知府如此認真。極加賞識。所有徐州放賑之事。及所屬各縣應辦事宜。全責成徐州知府辦理。施公即日啟節查看還河一帶河堤。以備加修堅固。預防剝塌。並測量河道。如遇有淤淺之處。須設法挑浚。以便疏通。使河可洩。只日離徐州府城約有八十餘里。龍王廟地方。施公乘舟登岸。乘坐大轎。往龍王廟拈香進香。已畢。便在河堤上面。逐段查勘。忽聽喧嘩之聲。震動遠近。不一會。只見男男女女。老少環跪。施公轎前叩頭不止。口稱救命。施公傳諭。不許眾口驚驚。若有什麼情節。或是要賑。或是冤枉。只要帶上三、四個人來。回話。手下人當即遵諭。傳知下去。并帶上四個鄉民。但見那鄉民。衣衫襤褸。形容枯槁。苦不可言。跪在轎前。只是口稱大人救命。施公問道。你們那里人氏。那四個鄉民。回道。小人們皆是徐州百

姓小民等現在忽遭水患，已是不幸，不想近日水中生了水怪，時常出來現形傷人，如過腿快的跑了，他便將小民所住的窩鋪全行拆毀，窩鋪內所有東西，他也全行劫掠而去，弄得小民時刻不能聊生，聞得大人手下能人甚多，因此跪求大人捉拿水怪，好與小民等得顧殘生，說罷痛哭不已。施公睹此情急之狀，心中真是不忍，便道：爾等且自退去，本部自有主意，當給爾等除害便了。復又問道：只水怪現在何處？爾等可知？他從何處出來呢？鄉民又道：離此不遠，有一深潭，名教白龍潭，又叫龍窩，那水怪就在這潭裏，每夜約二三更天就出來了。施公聽罷，便叫鄉民帶領前去查看。約有半里路，鄉民指道：就是那深水有旋窩的地方，施公等看良久，又四面看了一回，只見滿地窩棚，慘不忍睹，當命鄉民且退，施公回船到了船上，心中真是不樂，便向大家商議道：此間百姓不幸，遭此水災，寔是可憐，已極。再有水怪擾害，更是可慘了。計全在旁說道：據守備看來，照那鄉民所說，既不傷人，而又折毀窩棚，搶掠物件，其中定有緣故。黃天霸也就說道：大人的明見，計守備之言，甚是有理，待末將今夜前去，以代百姓除害，畢竟掣得住水怪否？下分回解。

第二十九回

黃天霸怒擒水怪

何路通獨探龍窩

話說黃天霸聽了計全之言，便要前去探看動靜，將水怪捉住，代百姓除害。施公聽說黃賢弟不可由莽須三思而行，天霸道：大人之言差矣。此間百姓遭此大難，傾家蕩產，苦不勝言，忽然出了水怪，擾害得百姓不安，不必說未必真是水怪，即使真的，任他三頭六臂，末將也要去捉住他，除非那水怪知道不出來，末將却不能到水裡去捉。雖然末將不識水性，何千總也可去拿總之水怪，不除百姓不能免此苦惱。末將主意已定，今晚定要前去，而況末將戰爭之事，已經歷過多少？何怕一水怪呢？大人不必疑慮。計全道：黃賢弟不必拘執，今夜前去看看動靜，未為不可。若果真是水怪，咱們再作商量。總要將他除了，百姓方可安枕。施公道：計賢弟之言甚合吾意。黃賢弟亦不必從快，奮勇見機而作便了。黃天霸見施公准他前去，只纔唯唯退下了。晚間他便帶了兵，獨自上岸來到窩棚面前，叫哭民騰出一個窩鋪進去坐下，又叫了幾個老民進來，大家席地而坐，細細問了水怪來踪去影，可有什麼聲息。眾災民道：也沒有什麼聲息，只是嘔嘔亂叫。黃天霸道：咱今夜給你們除害，你們可仍在處隱藏？咱就在這裏等着，可有一件你們不許亂嚷，恐怕水怕通靈，要被他知道，他便不出來，咱也不好去捉擊了。災民齊道：遵命。登時連個大氣兒也不敢出，只是悄語低言，磨打手式。黃天霸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可憐。後又問那水怪是個什麼形狀，究竟怎樣兇猛？龍窩究竟有多深？眾災民道：那龍窩究竟多深，我們亦不知道，但是那裏有個漩窩，那點兒地方，不知傷害了多少性命。平時客船往來，到那裏沒有一個不担心的，而況現在又出了怪物，此時若不除害，就使水勢平了，那點兒地方，水怪更比前過了。老爺可真正要開恩，等今夜水怪出來，務要將他捉住，救我等性命。黃天霸道：爾等休要聾張，等那水怪出來，幫我掣他，眾災民屏聲斂氣，只等水怪出來，等至二更時分，只見明月在天，清光皎潔，射映着滿河的綠碧，浪花茫茫，真是月光如水，水如天，頗有可觀。此時黃天霸在窩棚內踱來踱去，也不見有甚動靜，又等了一會，已是二鼓將盡，只聽水面上忽喇喇一聲响，黃天霸將身軀一躍，跳出窩棚，伏在黑影之中，又將金標掣出，只見水面上跳出一物，跑上岸來，却是披頭散髮，面目不分，竟奔窩棚而來。黃天霸等那水怪來得切近，使悄悄的尾在後面，忽聽窩棚內眾災民齊聲喊道：妖怪來了！黃天霸也不答應，即將金標掣在手中，在水怪後

面大吼一聲道何物妖怪往那裡走的一聲一標打去那水怪躲閃不及不偏不斜正打中面門之上只聽撲的一聲响那水怪呵呀了一聲叮咣栽在地下黃天霸急急向前將那怪按住此時窩棚的災民早已出來一齊擁上將那怪按住抬入窩棚見那怪哼聲不止仔細一看原來不是水怪却是個人外穿皮套裝作水怪模樣急將皮套扯去見他血流滿面口吐悲聲哀哀求道爺爺救命剛說至此只聽那邊窩棚後又嚷喊道怪來了黃天霸連忙趕出仍照伏在黑影以下見是兩個天霸掏出兩枝金槍等水怪來得切近手一撥頭一枝標打到水怪正中頭一個水怪肋下那水怪即刻栽倒在地第二個水怪見頭一個被人用暗器打倒知道已被人識破趕着轉回身出去黃天霸大吼一聲道往那裡跑急急的追趕前去那水怪聽見有人追趕更加跑走如飛及至黃天霸趕得切近一標打去早聽見水面噴通一聲跳下水去了天霸只得回來見那中標的水怪已被人抬入窩棚裡面黃天霸也進入窩棚但見那些災民早將那水怪皮套扯下用繩索捆個結實你一拳我一腳在那裡亂打以洩往日的忿恨那兩個假水怪只是哀哀求饒黃天霸當即說道爾等不要打了等即天明押他到船上請大人審問災民這才住手遂自哂哂說道只個假水怪平日那樣兇惡不是你老爺識破誰知道他是假的來搶我們東西呢天霸道今已知道他們是假扮的了以後務要努力收尋捉住了解往縣里請賞那些災民聽了此話一個個精神百倍登時往沿河一帶收尋直尋至天明空着兩隻手回來而已算是白尋了一夜黃天霸看着他們也定是可笑隨即叫他們將兩個假水怪一齊抬上抬了船見施公回明夜間捉拿的情景施公便叫將假妖物押在艙後等到回至徐州再行審問黃天霸又稟道那龍窩以內一定是這水寇的窩巢并據災民詳說不但現在假裝怪物出水現形以圖搶掠即是平時未有水災的時候那個窩裏的地方凡過往來船只在那裡沉沒的實在不少據未將愚見在先並非假裝水怪專門劫掠客船現遇水災的時候客船稀少他們無可劫掠遂想出只個主意借此搶掠些東西若不設法捉拿殆盡雖現在有官兵必再受其害即假水怪亦斷不敢再行出來但是不盡拿來將來商旅行船還是要受其害的施公點首道據黃賢弟所言非愚兄殆盡不足以絕其害但是伏匿深潭何以捉得盡且不知他窩巢在於何處如何捉拿呢只見何路通在旁說道大人這到可以不必過慮黃賢弟既能將岸上的擒捉十總亦可將水內的擒來一同為民除害偏是千總不能去捉那假水怪麼李七侯也便應聲道何大哥既愿前去小弟亦願同往施公道二位既有此絕技何物狂妖不患不驅除殆盡了說罷二人退下何路通李七侯當即飽餐飲食各人換了水靠暗藏乾糧以防伏水時要吃何路通道李賢弟你且暫緩下水且在岸上接應若是窩內果然險峻非一人之力可為我即刻出水請你幫助李七侯答應何路通便携了鈎連拐跳入水內獨探龍窩去了不知那龍窩內如何情形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假水怪抗敵盡遭擒

真妖魔待人方出現

話說何路通拿了鈎連拐跳入水去運動精神睜開二目直望龍窩而去走了一會已到那裏只見水勢迴環深不見底何路通四面一看見左右有個窟窿約容一人能走何路通道難道只個窟窿裡面便是那假水怪的窩巢不曾麼我且進去探看探看再作道理主意已定當即緩緩而入走未移時漸覺寬敞又有了平坦大路順着大路去又走了一箭之地但見那房屋雖不高大也有七八間何路通